

鶴林玉露樂

珍藏

鶴林玉露卷之四

廬陵羅大經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起龍校

蔡攸辭酒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頗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苑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嘆也

酒有和勁



一黍解曰刀  
圭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齋物  
論揚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  
兩嘗曰余愛椒花兩甚於金盤露意蓋有為也余嘗  
謂與其一於和勁孰若和勁兩忘頃在太學時同舍  
以思堂春合閩州北府兵厨以慶遠堂合嚴州瀟洒  
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柔可以觀德非寬非猛可  
以觀政矣厥后官於容南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  
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而為一殺以白灰一刀  
圭風韻頓奇索余作詩余為長句云小槽真珠太森

嚴兵厨玉友專甘醇兩家風味欠商略偏剛偏柔俱  
可憐使君袖有轉物手鷓鴣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  
媒灼之混融併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張竦何  
必譏陳遵時中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入平雖  
有智難獨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龍丙魏要兼用姚  
宋相濟成開元試將此酒反觀我胸中間學當日新  
更將此酒達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  
舌以一貫萬如斲輪使君聞此却絕倒罰以太白眠  
金尊



物產不常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又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栴也陸璣曰侶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宋朝則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為群芳之首至恨離騷集衆香艸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色迥出桃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

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要皆難以一定言且如古人之祭燔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為惡草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群花於是舒元輿為之賦李太白為之詩固已奇矣至宋朝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至于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枝明



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  
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枝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  
今則閩品竒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為  
品已多而自後竒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所譜之外  
者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  
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繫人曾未有一語及之者何  
也游成之曰一氣埏埴孰測端倪烏知古所無者今  
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生須臾即以耳  
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

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國產竹矣晉  
葛洪欲問丹砂求為勾漏令勾漏縣隸容州余嘗為  
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  
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然也巴邛閩矯夙號荒陋而  
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宋朝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  
東出相又曰汝穎多竒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 中興講和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唯  
天唯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



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漑水之勳鬪士倍于晉  
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  
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即位銳意規恢起張魏  
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  
金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  
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  
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  
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  
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

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  
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  
誠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  
弱但仲賢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  
守是謹此事著廟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  
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臾量度民  
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  
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  
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欲戰且聞



金人議欲尊我為兄故頗喜之孝宗幼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略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于安靜不忍違也厥后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使作何不試打笑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笑報卿後打笑只得十三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志士死饑寒

元次山避水於高原餼糧不繼遂饑而死陳后山為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其一其內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為趙假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着他衣裳即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者矣充二子之才識德望曳絲乘車合養賢之鼎其誰曰不宜然志節清高寧甘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枉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皜皜乎不可尚也陸龜蒙祀菊賦曰我豈不知



屠沽見有酒食耶亦略有二子風味揚子雲曰古者  
高餓顯下祿隱揚誠齋曰李杜饑寒能幾日却教富  
貴不論年

### 儒門罪人

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  
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  
未之聞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氣之先見

歲將餓小民餐必倍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  
見也宋開禧兵興之先江西果木秋冬生花有山礬  
而生梔子花桃樹而生李實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  
此山為余言之

### 山靜日長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  
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剥啄松影  
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茗  
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  
杜詩韓蘓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麕犢共偃



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  
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  
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盡卷縱觀之興到  
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茗一杯出步溪  
邊解后園翁溪友問桑麻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  
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  
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  
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  
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

見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  
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  
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日本國僧

余少年時於鍾陵解后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  
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  
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  
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至  
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



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

### 杜陵論孔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為五胡亂華為六朝幅裂其所關繫甚大中營隕星之變天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纔四十四初非瘡老不任勞苦之時况以孔明之明

達豈不能量事之大小身之勞逸而顧獎精神于瑣瑣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 龍洲詩聯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惟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于道三箇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



之所在驀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  
退一步者自後世貪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  
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  
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德也惡直好佞以直  
言賈禍者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為喜惟緣  
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為  
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孫之說矣好盡言以翹人  
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  
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為宮僚賀光  
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  
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  
年蓋高宗生于丁亥孝宗生于丁未光宗生于丁卯  
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張子房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  
早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為天



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于打乖荆公詩  
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  
彭地複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斡旋未嘗  
自我發端故銷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  
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為韓報秦攬掇高祖入  
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  
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  
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看邵康節之  
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而之人又不

肯深放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  
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  
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  
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誠齋夫人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  
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  
生啓曰天寒何自若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  
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



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為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苧躬紡緝以為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昔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

下戶輸租其家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裳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緡絹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



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  
是故王后親織玄紘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縱卿之內  
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朝服自庶  
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  
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修曰必無廢先人耳  
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子懼穆伯之絕嗣也  
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嘗無烈女未嘗無賢  
母

籠東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  
不力門者出之晉王欽之照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  
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捶之  
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  
穆見之以策扶泰之背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  
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相  
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諷勅之李愬進馬而溫造彈  
之亦此意也

范石湖使北



宋淳熙中范至能使北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乃  
宋朝陵寢所在願受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須與宰相  
商量臣乞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既而宰相  
力以為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至能遂自為一書述聖  
語至虜廷納之袖中既跪進國書伏地不起時金主  
乃葛王也性寬慈傳宣問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  
袖中書奏曰臣來時大宋皇帝別有聖旨難載國書  
令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覽書既上殿上觀  
者皆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傳宣曰書詞已見使人可

就館至能再拜而退虜中群臣或不能議羈留使人  
而虜主不可至能將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與國書  
中明報仍先宣示庶使臣不墮欺罔之罪虜主許之  
報書云口奏之說殊駭觀聽事須審處邦乃乎休既  
還上甚嘉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在燕  
京會同館守吏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  
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浮漚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  
羝羊解乳不

常調官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 官省錢

五代史漢王章為三司使征利剝下緡錢出入元以八七為伯章每出錢伯必減其三至今七十七為官省錢者自章始然今官府于七十七之中又除頭子錢五文有奇則愈削于章矣

### 民兵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于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

至者又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宋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前兵寓于農素習戰鬥一呼即集宋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于興洋金蓬開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為一隊長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毫



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  
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  
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  
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為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  
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  
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  
潰所過鈔略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  
秋毫犯蓋頤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與朱  
文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  
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真謬計也縱賊入肝脾裏何  
以為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要糧此間  
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仗節而死耳郭聞之悚然某  
之所恃有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 文鑑

孝宗命呂成公詮擇國朝文章成公盡繙三館之儲  
踰年成編賜名文鑑周益公承制譔序云建隆雍熙  
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詞  
古熙寧元祐之詞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



理正其歸則同成公為此書朱文公張宣公殊不以  
為然謂伯恭先意思承當此事便好截下回以發明  
人主之學昔溫公作資治通鑑可謂有補治道惜者  
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况文鑑乎

辛幼安詞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  
惜花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  
涯芳艸迷歸路怨春不語笑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  
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娥眉曾有人妬于

金縱買相如賦脉脉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  
飛燕皆塵土間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  
斷腸處詞意味怨斜陽烟柳之句其與未頃愁日暮  
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  
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  
盛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  
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  
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  
初虜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自



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丘  
宗卿詞云千古江山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  
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艸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  
住想當年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家子草草封狼居  
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燈火猶記揚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詞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  
矣尚能飯不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朱文公云  
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  
鶴林玉露卷之四

鶴林玉露卷之五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讀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  
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為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  
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  
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



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蘓秦之刺股讀書專為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于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于一日人才歲衰于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者是可嘆也昔子貢問子

石子不學詩乎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授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蘇林五  
卷之五  
為呂臣

楚為呂臣奉已而不在民於是晉文無復憂已嗚呼  
自三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皆上下之間  
懷此一念有以致之豈獨一為呂臣哉此無他古學  
不講不識一箇仁字而已宋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  
司馬溫公見得此箇字分明

蘇黃遷謫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  
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

此章子厚駢譎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  
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兩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  
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  
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穎十餘年  
乃終魯直竟卒于宜

張林語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閩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  
此說儘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

阿附



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于朱温人人皆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人皆王章則王氏不敢動矣

### 猫犬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 南中巖洞

桂林石山恠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玉怒增峩近時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竒石疑是虛無海上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于暗洞之瑰恠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湖嘗遊焉燭盡而反余嘗隨桂林伯趙季仁遊其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巖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晝恍如隔宿異在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略曰瑰竒恣搜討貝關青



前林玉露 卷之五  
瑶房方隘疑永巷，峩故如華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牕。仙佛肖彷彿，鍾鼓鏗擊撞。鼎鼎左顧龜，狺狺欲吠。庖丹龜儼亡恙，芝田藹生香。搏噬千恠聚，絢爛五色光。更無一塵浣，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踞，屈曲通三湘。神鬼妙剌剌，乾坤真混茫。入如深夜暗，出乃曠日光。隔在疑恍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此流，令結小椽，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

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猱攫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崖上夏間望見荷葉田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傅公謀詞

宜春傅公謀詞云：州州三間屋，爰竹旋添栽。碧紗窓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卧，踏雪水村清冷。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門看。有誰來客來，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只愁無客。



有客又愁無酒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  
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達可歌也許及之為分宜宰公  
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關前半篆烟二龍飛下卓篙泉  
銀河掣電連霄雨綠野翻雲四月天便覺春生花一  
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魯登黃閣都與寰區作  
有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作酸文嘗作無遮榜語云  
紅旗渡口淒涼芳艸夕陽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  
食節甚工

冬狩行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誠將  
帥真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狩行曰  
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警將帥也又  
曰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規警人主也  
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興衰撥亂之志其誰敢不  
從故又曰烏乎得不哀痛塵再蒙所以深規警人主  
之

舉事輕捷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殺



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室皇劔及于寢  
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後寇  
準與真宗論親征上歆入準曰陛下不可入入則不  
出矣於是高瓊在殿下大呼逍遙子即擁以行亦何  
其捷疾舉事須知此乃能壓難成功此却非倉卒所  
致須平時有備有謀規模定號令明然後臨事之時  
上下如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而已東坡云千  
鈞之牛制于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  
之奮擲于山林大抵易簡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周文陸詩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  
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范雲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為陳  
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  
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  
文伯曰欲便差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  
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旆葉



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裏以溫松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况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為塵垢糝糠藉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疾以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傳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輔人以篡奪而分其富貴是果何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云劉聰聞為須遮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

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甘於一死者固皆可笑笑然未若范雲可笑之甚也

### 置青櫃

杜成已為相以為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事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櫃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日并櫃撤去有題一聯于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櫃我且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成已此舉亦未之思也



慈湖詩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覘其所養

楊存中逐吏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為吏

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萬餘其子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為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然御史可謂不密矣

淵明詠雪

淵明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只十字而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不忘山林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  
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  
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  
跡拘似此曾襟豈為外榮所點染荊公拜相之日  
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  
為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  
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也

不知心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殺其竊皮冠  
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  
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  
見相遠奚啻九牛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

陸氏義門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  
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  
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客公堂



浦江鄭濂十一世同居  
居太守以天下第一  
家匾額旌之曰太  
祖召見問曰何  
以名天下第一家  
對曰臣族考異  
必十一世知府為少  
治屬風俗遂賜  
匾其匾曰臣所  
教富也太祖又  
問家令若干  
人曰子餘遂

遣之時馬后於  
壁曰社曰太祖退  
后曰陛下人年  
事而為天下  
社曰社人保  
年不更易易  
耶太祖驚曰  
復入問曰汝  
處合族有道  
乎曰否他惟不  
社者安言身  
太祖一嘆 金華志

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  
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  
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曆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  
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  
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  
眾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  
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  
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  
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

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  
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  
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誠齋謁紫巖

楊誠齋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  
故杜門謝客南軒為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詭請教  
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至完陳瑩中  
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晚  
年退休悵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劍以忠鯁南遷



幸遇時平主聖老矣不獲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諫挺  
挺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當與唐仲友同罷論  
儲君監國皆天下大事孝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  
孝宗亦曰楊萬里有性氣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  
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干秣史筆

### 前輩勤學

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  
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  
界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牕下就明

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牕下石上雙趺之跡隱  
然至今猶存前輩為學勤苦如此然龜山少年事無  
垢乃晚年尤難也

### 仕宦歸故鄉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龍岡  
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載青州石鐫  
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守廟襄事  
禱於廟祝板猶存曰大事有日陰雲屢興假以三日  
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執政得立功德寺公素



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餘他日因得歸榮故鄉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觀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于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雖有此言而迄不踐樂

穎昌山水作思穎詩退休竟不為有輩義其無回首  
敞廬息間喬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  
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穎昌游我公不  
回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

### 鐵拄杖

壽皇在宮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得睨視嘗  
遊後苑偶忘携焉特命小黄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  
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 蘓黃遺文



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醜而文是為三益之友席子擇遭喪山谷憐其貧糾合同志者助之其詞云富貴不仁理難共語仁者不富孰能獨成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願與諸君同力賑之二帖余皆見其真蹟坡谷集所不載

大承氣湯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恐無益于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况下

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為名言也益公初在後省龍大淵曾覲除閣門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覲以使事還除節鉞人謂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辭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魯隱公攝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



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不書  
隱公居攝而于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  
貴在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一生公子之  
妾耳周王何為而歸其賄魯國何為而考其宮今也  
歸賄而不嫌賣亂之譏考宮而加嚴事之禮徒以桓  
之將為君也桓將為君則隱之攝著矣或曰隱攝則  
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  
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  
秋獨得不稱公乎此論亦未然周公之攝也詰命之

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乎竊意魯史舊文  
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書公乃仲尼之特筆一  
以著隱之不當遜一以著桓之不當立二者皆非也  
歐公論隱公趙盾許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  
所以為春秋者正當微顯闡幽若但直書其事則夫  
人能矣何為游夏不能措一辭哉

子弟為幹官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經營  
幹官差遣某切以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



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官便為此官  
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  
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繫之  
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已下可以陵轍故後生子弟  
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情然愚意以為可且  
為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  
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  
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  
之妃樞密共父之母五哥即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

文公之父韋齊疾革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少傅韋齊  
歿文公年十四少傅為築室于其里俾奉母居焉少  
傅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  
備又於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  
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箕子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箕  
子未知顛倒何益于國箕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  
之殊有古意温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箕不知縱橫不



如歐史矣

農圃漁樵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  
題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茗一杯偃卧松窓竹榻  
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  
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啓關藥牕誰伴醉開顏夜來雪  
壓前村竹剝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  
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  
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

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  
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牀  
吹落讀殘書芾莊云南陵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綠  
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  
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  
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  
梁携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妻結網燈  
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  
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



者稀哀猿鳴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踞薄暮歸來  
雨濕衣張演云鸞湖山下稻梁肥豚柵雞栖對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柳詩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烟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  
有春風最相恤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誦之  
取其興也

進青魚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顯總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

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嘆其形味並  
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  
御者三寸上寢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  
泌曰路嗣恭獻瑠璃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誦  
其至議之賴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竟誅呂許公  
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  
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  
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  
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蓋青



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爾觀此賊檜之姦可見

鶴林玉露卷之五

鶴林玉露卷之六

花卿歌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花卿絕在無既稱絕在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之詞非也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杜陳詩

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于草堂少陵偶出不  
及見謝以詩云暫往北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濶  
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  
媿重肯款柴扉陳后山在京師張文潛晁無咎為館  
職聯騎過之后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而去后山亦  
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  
壁帶塵埃不憚升堂費深愁載酒回功名付公等歸  
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二詩醞藉風流未易

優劣

騎牛詩

姚鏞為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為  
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  
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  
又無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兩  
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  
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  
見



得窮鬼力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楊子雲作法言蜀之  
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  
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觀韓退  
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  
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  
力者也

方寸地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  
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詞云  
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  
問在之人固有無立錐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  
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歛之其細無倫  
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  
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  
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  
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地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



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  
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  
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憇之功資直諒多  
聞之益培糞灌溉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  
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必  
窒情必警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  
親芟薙耘鋤法也優游而厭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  
蠟等不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握苗郭橐  
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實而輝光

通神明贊化育乃實顏實粟之時祭天溜雨之日也  
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  
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  
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為無理要皆墮于一偏若  
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  
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寢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  
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  
難于封植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槭棘為美槓認  
稊稗為良苗則天之沃沃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



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 山居上梁文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  
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風  
自如拄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 除目損道心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  
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臙黷餌之  
念洗滌未淨徃徃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

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  
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  
曰百官萬務金華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  
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良其背是止於  
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已不見其  
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已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  
也止而至于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  
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  
懼以奇形異物或脇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為之動久



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  
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者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也

### 士脩於家

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修於家  
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有未嘗  
修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子厚河間傳非  
不修於家也及竊視持已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  
更得適意鼻息咈然則雖欲不壞於天子之庭得手

要之不壞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  
雖修於家其不壞于天子之庭者鮮矣

### 用兵吉地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  
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老必矣潭淵之役亦以宋捷  
為吉地岳飛討楊么時么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  
一謀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唯飛乃能入耳  
飛大笑曰天遣汝為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  
迄平之盖用兵行師但得吉地亦足以壯三軍之氣



重耳出奔乞飲于野人野人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  
犯乃曰天賜也却說從吉垓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  
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動衆若老嫗赤  
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  
景從乎

尤楊雜謔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淳熙中  
誠齋為秘書監延之為太常卿又同為青宮寮案無  
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秘監

對曰楊氏為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嘆其敏確  
誠齋戲呼延之為蠮蟬延之戲呼誠齋為羊一日食  
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為人所食乎誠齋  
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蠮蟬  
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閑居書間往來延之則曰羔  
兒無恙誠齋則曰豈越安在誠齋寄詩云文戈却日  
玉無價寶氣蟠胃金歆流亦以蠮蟬戲之也延之先  
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些萬象為挫瓌偉詭譎我倡  
公和放浪諸謔尚友方朔巧發掄出公嘲我酢



韓平原

宋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劉弼嘗  
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侂胄不能無功亦須分些官  
職與他忠定不荅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余友  
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暗斷魂  
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  
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烟不使慶元為慶  
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詩不拘韻

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  
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情性當以國風離騷  
為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  
閒賦之詩不必一一以韻為較况今所較者特禮部  
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  
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之字韻通豪字  
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經雅

莽大夫

司馬溫公王荊公曾南豐最推尊楊雄以為不在孟



軻下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  
書莽大夫楊雄死莽之行如狗彘三天童子知惡之  
雄肯附之乎劇秦美新不過言孫以免禍耳然既受  
其爵祿則是甘為之臣僕矣獨得辭莽大夫之名乎  
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  
戟浮沉意未疎無端者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  
枉被人書莽大夫余謂名義所在豈當計所得之多  
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為恨則三公之位萬鐘  
之利所得儲多可以甘受惡名而為之乎此詩頗礙

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杜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  
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  
心膂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  
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  
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  
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杜子美為首豈非  
以其饑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與又曰北征詩



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  
云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史之詩人沒頭腦至于如  
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  
高其敝房瑄亦正

交情在態

漢翟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  
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云避賢初罷相樂  
聖且啣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  
棄從古然矣夫不負竇嬰于擯棄之時任安不負

衛青于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  
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  
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間居亟問無虛月此  
又高矣至于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蘓於瘴  
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了翁孫女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食已必舉一  
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  
方七歲荅曰恐妨同坐者



聽讒詩

在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  
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  
踈骨肉聽之絕堂堂六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  
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樂天

畫馬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  
下廐馬萬匹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為大僕  
卿太僕解舍國馬皆在馬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

至不暇與客談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  
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  
落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  
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  
妙蓋胸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  
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  
具焉自蜩蝻蛇蚶以至于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  
今畫者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  
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



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善于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艸蟲年邁愈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自艸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草蟲耶草蟲之為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 風水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建觀于新邑營卜灋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于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䟽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烟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歲也歲者歆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地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



水回谷艸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木先于山栗牙于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為朽壤蕩游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于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

化為仇讐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之生也富貴貧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于一抔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于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于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



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  
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  
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于唐而貴于  
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  
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  
哉

南軒辨梅溪語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  
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為正人上曰當時出去

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古則伊  
周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當伊周  
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有未純處對  
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張臣父以  
為陛下左右豈可無剛明腹心之臣庶幾不至孤立  
上曰剛患不中柰何對曰人貴夫剛剛貴夫中剛或  
不中猶勝于柔懦上默然蓋史直翁與張魏公議論  
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  
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伏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



下欲得伏節死義之臣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道不遠人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嶺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卽當曲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綉盛河北賊紫金盃酌壽王妃美成晚歲卽當曲正是三卽快活時俗所謂

快活三卽者卽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渭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卽卽當三卽卽當明皇媿且笑

劉錡贈官制

逆亮窺江劉琦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殂特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寃于生前而遺烈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益公嘗舉似謂楊伯子



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字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  
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

### 廬州之變

宋紹興中劉光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都督  
奏罷之命叅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在頗得軍心祉  
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鄴瓊率眾縛  
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  
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  
為璣書遣先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

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  
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某終夕徬徨  
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

### 無極太極

游誠之南軒高第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  
何也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  
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  
者服其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春風未肯催桃李留得  
踈籬淺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裡信手題詩不用工聞



處漫游當盡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有味

### 薛客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專齊之權常欲滅薛客謂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苟為失齊雖隆薛之城至于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董卓積金帛于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事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智愚相遠乃如此

### 能言鸚鵡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世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鷲惟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 賀雪表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彥無晝卧洛陽之



人激勵三軍有在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真宰相事也李公甫表云漢使嚙氊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纊惟當堅祈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彊

### 漢宮詩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譏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真妄乎金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

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 繪事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 心脉

教器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



大賢也趙季仁舉侶謂余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余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吾翁若翁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最長左氏傳濟敗於鞏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聞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稱不備文學而性特

達此類是也項羽之不殺太公有感于斯言矣乃知鷙猛之人膏中未嘗無天理特在于有以發之耳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尚宗配享

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為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

鶴林平露卷之六



翁若翁

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最長左氏  
以於鞏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齊人曰蕭同  
叔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母敵則亦晉君之母  
也晉之人晉中未嘗無天野耕田者所以發之其  
盡也歸曼也既即之不嫌太公自海干謀言若以

鶴林玉露卷之七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昶龍校

高宗配享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  
俊四人為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  
令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為宜如明詔而  
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  
齋時為秘書少監以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



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儲嗣  
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  
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有旨再令詳議越  
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  
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  
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  
食誠齋詩云出却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  
年不識西湖月一夜初聞南澗鐘歲室蓬山真作戲  
園翁溪友得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鴻冥更有

蹤又云新晴在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兩度立  
朝今結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  
千峯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  
去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于顏面矣其冢嗣東山  
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藁云覆羹真得息囊書錦  
水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鈎并鐵畫何須玉帶與金魚  
蓋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高宗在昇陽宮  
方啜羹左右來告驚懼羹覆于手手為之傷暨復辟  
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示公痕跡猶存左次魏和伯



子詩云鑾坡蓬監兩封書道院東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哉魚詞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徐非常塗也

紫窄衫

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公卿長吏母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者以為擾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宮宜復紫衫為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生徐仲積事母

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以襴幘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乃日具襴幘揖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守衡陽日以冠裳蒞事憲使趙民則嘗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見之民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樂夫襴幘揖母冠裳臨民常事也而並俗且難之至于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于兵興一時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



非孟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蕪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禪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謂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

之肺腑的切痛快蘇醒萬世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特見卓論真可與夷齊同科至于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則過矣

匹夫光國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弘



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鷄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膝者齒也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孺則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詩曰匹士能光國三孱不滿隅

不交近習

不主癰疽瘡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王驩所以為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歎獎杜棕不從監軍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夫為

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馬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為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隣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為王黼也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宣也

王定國趙德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烟窟裡五年面如紅



玉尤為坡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事譚稹紹興初德麟主管大宗正司有旨令易環衛官宰相呂頤浩奏曰令時讀書能文蘓軾嘗薦之以不須易高宗曰令時昔事譚稹為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艸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為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脩而小人

嫉之使不容于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修之為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時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

### 妬婦喻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為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徃徃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反惡



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  
惑甚矣無垢此論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  
非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  
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侈靡  
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謙  
默者賈子云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東坡云變丹青  
於玉瑩兮乃反謂子為非智風俗至于如此豈不可  
哀

誅曦詔

安于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曰  
唯干戈省厥躬朕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  
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  
義姊夫楊君玉之詞也曦年十許歲時其父挺嘗問  
其志曦有不臣之語其父怒蹴之爐火中灼其面號  
吳巴子云

古人稱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  
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



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為  
恠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  
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  
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為  
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  
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諱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  
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每稱東坡唯曰子瞻  
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 靜重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湏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鳥  
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目不轉眴識金  
日磬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  
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垂紳正  
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  
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  
及如更新法傳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  
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大小大力量  
方能為此言張宣公云使其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



社稷違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  
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  
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于終條理者矣

問寢龍樓

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隣初祭大  
學簾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德隣詩云父母人皆有  
儀刑自冕旒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鶴駕嚴晨衛  
雞人徹夜籌慈幃天語接飛棟月華收萬姓齊呼舞  
三宮款獻酬小儒憂國切幾白九兮頭學官擊節一

時傳誦

自家他家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  
來書乃謂自家屋裡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  
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  
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  
悛則當為共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  
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  
言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



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  
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  
深于一節

冬至奏對

丁常任昆陵人淳熙間為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玉音  
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即對曰  
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  
偉命除淮漕

詩家喻愁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瀕洞不  
可掇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  
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  
李後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閒  
愁知幾許一川煙艸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  
者比愁之多也尤為新奇兼興中有此意味更長

經總錢

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以發



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  
牙稅與夫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曆收繫謂  
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為總制  
使倣其法又收羸馬謂之總制錢靖康之初嘗詔罷  
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目寢廣視宣和有加焉以  
迄于今為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備也其兄聞之哭  
于家廟謂剝民產怨禍必及子孫厥後禁正則作外  
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後天下乃可為治平乃可望  
然中興百年非無聖君賢相未聞有議及此者是獨

何也

論語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  
以論語為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  
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太宗嘗以此論問普  
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  
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  
固未能無愧于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  
公曰其少時讀論語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



有

本政書

林勳賀州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歆漸復  
三代井田之法大略謂五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  
頃頃九為井井方一里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  
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  
井實為九萬頃三分去二為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  
林山澤與夫硤峭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為民居者  
三千四百井實為三萬六百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

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為百畝百  
畝之收平歲為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為米百石二夫  
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如矣總八頃之稅為米十有  
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  
其人為農正掌勸督耕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  
之稅總計三千四百井之稅為米五萬一千石為錢  
一萬二千貫以此為一同之率一頃之居其地百畝  
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其地八  
十畝餘二十畝以為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



朝夕群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  
餘以補不足則宜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  
十畝以上者為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為次農其無田  
而為閒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為游惰未作者皆驅之  
使為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為正田以其餘為羨  
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耕之其有羨田之家則無得  
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毋得賣田而與隸農皆  
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為良農比次農隸農  
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田各如其夫

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田  
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遷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羨  
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質其  
怨少頃暇之自合中制矣其書大略如此朱文公張  
宣公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界尚  
以為難况均田乎

元子宗子

橫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公召  
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



子即宗子也。武王誓師之辭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謂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子，則天父地母臨之于上，諸弟之顛連無告者，責望于下，非特惻然于同胞之愛，且有所嚴憚而不敢隳其職分也。

### 六和塔詩

李彊父為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臥林丘。」彊父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

不釋手，薨于位，謚文清。

### 湖州生祠

嘉定間楊伯子為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為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廉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箴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



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 黃陵廟詩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于臨川守魏  
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  
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  
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  
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  
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 殺人手段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  
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  
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  
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 詩互體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上  
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楊誠齋詩云  
綠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亦然上句風中有日下句  
日中有風



陳黃送秦少章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于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章從蘇公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郎罷前後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思二詩皆用

韓意而後山之味永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于親膝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象山此說尤更精透

住山僧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屨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屨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骸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裏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敝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疆拒絕宦寺悉無所畏余曩在太學嘗館于一貴人

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余因竊嘆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 奏疏貴簡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川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近時如張宣公自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為刪定官輪對五劄皆可法



閒居交游

自昔士之間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隣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見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扉色新

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徑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惟遠為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廢心用形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



府表獨間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洒然悟  
心為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亦靜動  
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知道可  
乎

### 大字成犬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  
任責梁成大獨欣然湏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遺力  
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犬余謂  
犬之狺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于主也今不肖

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剪天子  
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于主也吾意犬  
亦羞與為伍矣

### 釋鼓

韻書釋鼓云配鹽幽菽四字甚工

鶴林玉露卷之七



卷之五

諸善默起云頭豈能辨四字其二

宋書魏延當國者欲攻去真而山魏鶴山朝士莫有

亦善與善因矣

之四覽以限食可哉父母果可養于主少臣寡大

之臺藉愛勤貴人許知終其羅之聞語內限獨天子





